資治通鑑/卷27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七十二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七十三 後唐紀二

► 卷二百七十四

起閼逢涒灘，盡旃蒙作噩十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73卷

【後唐紀二】　起閼逢涒灘，盡旃蒙作噩十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同光二年（甲申，公元九二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辰，幽州奏契丹入寇，至瓦橋。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，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，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，將兵救幽州。

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：「首座相公萬機事繁，居第且遠，租庸簿書多留滯，宜更圖之。」豆盧革嘗以手書假省庫錢數十萬，謙以手書示崇韜，崇韜微以諷革。革懼，奏請崇韜專判租庸，崇韜固辭。上曰：「然則誰可者？」崇韜曰：「孔謙雖久典金谷，若遽委大任，恐不葉物望，請復用張憲。」帝即命召之。謙彌失望。

岐王聞帝入洛，內不自安，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，始上表稱臣。帝以其前朝耆舊，與太祖比肩，特加優禮，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。庚戌，加繼曮兼中書令，遣還。

敕：「內官不應居外，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並私家先所畜者，不以貴賤，並遣詣闕。」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，至是殆及千人，皆給贍優厚，委之事任，以為腹心。內諸司使，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，至是復用宦者，浸干政事。既而復置諸道監軍，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，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，陵忽主帥，怙勢爭權，由是藩鎮皆憤怒。

契丹出塞。召李嗣源旋師，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、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。

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，歸，語岐王，岐王益懼。癸丑，表請正藩臣之禮，優詔不許。

孔謙惡張憲之來，言於豆盧革曰：「錢穀細事，一健吏可辦耳。魏都根本之地，顧不重乎！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，智力不足，必不得已，使之居朝廷，眾人輔之，猶愈於專委方面也。」革為之言於崇韜，崇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。甲寅，以正方為租庸使。正言昏懦，謙利其易制故也。

李存審奏契丹去，復得新州。

戊午，敕鹽鐵、度支、戶部三司並隸租庸使。

上遣皇弟存渥、皇子繼岌迎太后、太妃於晉陽，太妃曰：「陵廟在此，若相與俱行，歲時何人奉祀！」遂留不來。太后至，庚申，上出迎於河陽；辛酉，從太后入洛陽。

二月，己巳朔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孔謙欲聚斂以求媚，凡赦文所蠲者，謙復徵之。自是每有詔令，人皆不信，百姓愁怨。

郭崇韜初至汴、洛，頗受藩鎮饋遺，所親或諫之，崇韜曰：「吾位兼將相，祿賜巨萬，豈藉外財！但以偽梁之季，賄賂成風，今河南藩鎮，皆梁之舊臣，主上之仇讎也，若拒，其意能無懼乎！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。」及將祀南郊，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。先是，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，州縣上供者入外府，充經費，方鎮貢獻者入內府，充宴游及給賜左右。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。及有司辦郊祀，乏勞軍錢，崇韜言於上曰：「臣已傾家所有以所助大禮，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。」上默然久之，曰：「吾晉陽自有儲積，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。」於是取李崇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，軍士皆不滿望，始怨恨，有離心矣。

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請榷安邑、解縣鹽，每季輸省課。己卯，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榷鹽使。

辛己，進岐王爵為秦王，仍不名、不拜。

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，乃置內句使，掌句三司財賦，以紹宏為之，冀弭其意，而紹宏終不悅，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。崇韜位兼將相，復領節旄，以天下為己任，權侔人主，旦夕車馬填門。性剛急，遇事輒發，嬖倖僥求，多所摧抑，宦官疾之，朝夕短之於上。崇韜扼腕，欲制之不能。豆盧革、韋說嘗問之曰：「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，公世家雁門，豈其枝派邪？」崇韜因曰：「遭亂，亡失譜牒，嘗聞先人言，上距汾陽世四耳。」革曰：「然則固從祖也。」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，多甄別流品，引拔浮華，鄙棄勳舊。有求官者，崇韜曰：「深知公功能，然門地寒素，不敢相用，恐為名流所嗤。」由是嬖倖疾之於內，勳舊怨之於外。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，上不許；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，而宦官謗之不已。崇韜鬱鬱不得志，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，其人曰：「不可，蛟龍失水，螻蟻足以制之。」

先是，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，而有正妃韓夫人在，太后素惡劉夫人，崇韜亦屢諫，上以是不果。於是所親說崇韜曰：「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，上必喜。內有皇后之助，則伶宦輩不能為患矣。」崇韜從之，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。癸未，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。皇后生於寒微，既貴，專務蓄財，其在魏州，至於薪蘇果茹皆販鬻之。及為後，四方貢獻皆分為二，一上天子，一上中宮。以是寶貨山積，惟用寫佛經，施尼師而已。

是時皇太后誥，皇后教，與制敕交行於藩鎮，奉之如一。

詔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，通漕運。

三月，己亥朔，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，酒酣，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，喧嘩自恣。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：「君臣沉湎，不憂國政，臣恐啟北敵之謀。」不聽。

乙巳，鎮州言契丹將犯塞，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、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；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。紹斌本姓趙，名行實，幽州人也。

丙午，加高季興兼尚書令，時封南平王。

李存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，不得預克汴之功，感憤，疾益甚，屢表求入覲，郭崇韜抑而不許。存審疾亟，表乞生睹龍顏，乃許之。初，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，存賢不盡其技，帝曰：「汝能勝我，我當授簫鎮。」存賢乃奉詔，僅僕帝而止。及許存審入覲，帝以存賢為盧龍行軍司馬，旬日除節度使，曰：「手搏之約，吾不食言矣。」

庚戌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。

勳臣畏伶宦之讒，皆不自安，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，帝不許。

自唐末喪亂，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，遂亂昭穆，至有舅叔拜甥、侄者，選人偽濫者眾。郭崇韜欲革其弊，請令銓司精加考核。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，注官者才數十人，塗毀告身者十之九。選人或號哭道路，或餒死逆旅。唐室諸陵先為溫韜所發，庚申，以工部郎中李途為長安按視諸陵使。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。

夏，四月，己巳朔，群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。

帝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，嚴盛稱帝威德，有混一天下之志。且言朱氏篡竊，諸侯曾無勤王之舉。王宗儔以其語侵蜀，請斬之，蜀主不從。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：「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，宜選將練兵，屯戍邊鄙，積糗糧，治戰艦以待之。」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，充武德節度留後。

乙亥，加楚王殷兼尚書令。

庚辰，賜前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李紹真。

秦忠敬王李茂貞卒，遣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。

初，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，繼韜誅，常邑邑思亂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，立謂其眾曰：「前此潞兵未嘗戍邊，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，蓋不欲置之潞州耳。與其暴骨沙場，不若據城自守，事成富貴，不成為群盜耳。」因聚噪攻子城東門，焚掠市肆；節度副使李繼珂、監軍張弘祚棄城走，立自稱留後，遣將士表求旌節。詔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招討使，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部署，帳前都指揮使張廷蘊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。

孔謙貸民錢，使以賤估償絲，屢檄州縣督之。翰林學士承旨、權知汴州盧質上言：「梁趙巖為租庸使，舉貸誅斂，結怨於人。陛下革故鼎新，為人除害，而有司未改其所為，是趙巖復生也。今春霜害桑，繭絲甚薄，但輸正稅，猶懼流移，況益以稱貸，人何以堪！臣惟事天子，不事租庸，敕旨未頒，省牒頻下，願早降明命！」帝不報。

漢主引兵侵閩，屯於汀、漳境上；閩人擊之，漢主敗走。

初，胡柳之役，伶人周匝為梁所得，帝每思之；入汴之日，匝謁見於馬前，帝甚喜。匝涕泣言曰：「臣所以得生全者，皆梁教坊使陳俊、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，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。」帝許之。郭崇韜諫曰：「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，皆英豪忠勇之士。今大功始就，封賞未及一人，而先以伶人為刺史，恐失天下心。」以是不行。逾年，伶人屢以為言，帝謂崇韜曰：「吾已許周匝矣，使吾慚見此三人。公言雖正，然當為我屈意行之。」五月，壬寅，以俊為景州刺史，德源為憲州刺史。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，莫不憤歎。

乙巳，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，以為：「諸道僭竊者尚多，征伐之謀，未可遽息。又，士卒久從征伐，賞給未豐，貧乏者多，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，更加頒賚。又，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，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，宜加收撫。又，戶口流亡者，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。又，土木不急之役，宜加裁省。又請擇隙地牧馬，勿使踐京畿民田。」皆不從。

戊申，蜀主遣李嚴還。初，帝因嚴入蜀，令以馬市宮中珍玩，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，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，謂之「入草物」。嚴還，以聞，帝怒曰：「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！」嚴因言於帝曰：「衍童騃荒縱，不親政務，斥遠故老，暱比小人。其用事之臣王宗弼、宋光嗣等，諂諛專恣，黷貨無厭，賢愚易位，刑賞紊亂，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。以臣觀之，大兵一臨，瓦解土崩，可翹足而待也。」帝深以為然。

帝以潞州叛故，庚戌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浚隍，悉毀防城之具。

壬子，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、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於幽州。存審出於寒微，常戒諸子曰：「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，四十年間，位極將相，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，破骨出鏃者凡百餘。」因授以所出鏃，命藏之，曰：「爾曹生於膏粱，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。

」

幽州言契丹將入寇，甲寅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，將大軍渡河而北。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，虜騎充斥，饋運多為所掠。

壬戌，以李繼曮為鳳翔節度使。

乙丑，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。時瓜、沙與吐蕃雜居，義金遣使間道入貢，故命之。

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，日已暝；泊軍方定，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逾塹坎城而上，守者不能御，即斬關延諸軍入。比明，嗣源及李紹榮至，城已下矣，嗣源等不悅。丙寅，嗣源奏潞州平。六月，丙子，磔楊立及其黨於鎮國橋。潞州城池高深，帝命夷之。

丙戌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，留宿衛，寵遇甚厚。帝或時與太后，皇后同至其家。帝有幸姬，色美，嘗生子矣，劉後妒之。會紹榮喪妻，一日，侍禁中，帝問紹榮：「汝復娶乎？為汝求婚。」後因指幸姬曰：「大家憐紹榮，何不以此賜之！」帝難言不可，微許之。後趣紹榮拜謝，比起，顧幸姬，已肩輿出宮矣。帝為之托疾不食者累日。

壬辰，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，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。

秋，七月，壬寅，蜀以禮部書許寂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，又厚賂伶宦，求租庸使，終不獲，意怏怏，癸卯，表求解職。帝怒，以為避事，將置於法，景進救之，得免。梁所決河連年為曹、濮患，甲辰，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、滑兵塞之。未幾，復壞。

庚申，置威塞軍於新州。

契丹恃其強盛，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。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，惟渤海未服；契丹主謀入寇，恐渤海掎其後，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，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、平等州以擾燕地。

八月，戊辰，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為招討馬步使，帥二十一軍屯洋州；乙亥，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諤為昭武節度使，戍利州以備唐。

租庸使王正言病風，恍惚不能治事，景進屢以為言。癸酉，以副使、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，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。循即趙殷衡也，梁亡，復其姓名。謙自是得行其志，重斂急征以充帝欲，民不聊生。癸未，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。

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，九月，己亥，至成都。

癸卯，帝獵於近郊。時帝屢出遊獵，從騎傷民禾稼，洛陽令何澤付於叢薄，俟帝至，遮馬諫曰：「陛下賦斂既急，今稼穡將成，復蹂踐之，使吏何以為理，民何以為生！臣願先賜死。」帝慰而遣之。澤，廣州人也。

契丹攻渤海，無功而還。

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，與王宗弼謀廢立，宗弼猶豫未決。庚戌，宗儔憂憤而卒。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、景潤澄等曰：「宗儔教我殺爾曹，今日無患矣。」光嗣輩俯伏泣謝。宗弼子承班聞之，謂人曰：「吾家難乎免矣。」

乙卯，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。

丁巳，幽州言契丹入寇。

冬，十月，辛未，天平節度使李存霸、平盧節度使符習言：「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貼指揮公事，使司殊不知，有紊規程。」租庸使奏，近例皆直下。敕：「朝廷故事，制敕不下支郡，牧守不專奏陳。今兩道所奏，乃本朝舊規；租庸所陳，是偽廷近事。自今支郡自非進奉，皆須本道騰奏，租庸征催亦須牒觀察使。」雖有此敕，竟不行。

易定言契丹入寇。

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，置駕下左、右龍武步騎四十軍，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，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，以裨將安重霸副之，舊將無不憤恥。

重霸，去州人，以狡佞賄賂事承休，故承休悅之。

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，壬午，帝因梁官爵而命之。鏐厚貢獻，並賂權要，求金印、玉冊、賜詔不名、稱國王。有司言：「故事惟天子用玉冊，王公皆用竹冊；又，非四夷無封國王者。」帝皆曲從鏐意。

吳王如白沙觀樓船，更命白沙曰迎鑾鎮。徐溫自金陵來朝，先是，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、宮城、武備等使，使察王起居，虔防制王甚急。至是，王對溫名雨為水，溫請其故。王曰：「翟虔父名，吾諱之熟矣。」因謂溫曰：「公之忠誠，我所知也，然翟虔無禮，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。」溫頓首謝罪，請斬之，王曰：「斬則太過，遠徙可也。」乃徙撫州。

十一月，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。彬，衡山人也。又遣李彥稠東還。

癸卯，帝帥親軍獵於伊闕，命從官拜梁太祖墓。涉歷山險，連日不止，或夜合圍；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眾。丙午，還宮。

蜀以唐修好，罷威武城戍，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。戊申，又罷武定、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。

丁巳，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，以其子令德、令錫皆為節度使，諸子勝衣者即拜官，寵冠列藩。

庚申，蔚州言契丹入寇。

辛酉，蜀主罷天雄軍招討，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。

十二月，乙丑朔，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初，格之得罪，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；及再為相用事，杖殺之。許寂謂人曰：「張公才高而識淺，戮一魯柔，他人誰敢自保！此取禍之端也。」

蜀主罷金州屯戍，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。

己巳，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，遂如幽州御契丹。

庚午，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，全義大陳貢獻；酒酣，皇后奏稱：「妾幼失父母，見老者輒思之，請父事全義。」帝許之。全義惶恐固辭，再三強之，竟受皇后拜，復貢獻謝恩。明日，後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，鳳密奏：「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。」帝嘉其直，然卒行之。自是後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。

初，唐僖、昭之世，宦官雖盛，未嘗有建節者。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，承休言於蜀主曰：「秦州多美婦人，請為陛下采擇以獻。」蜀主許之，庚午，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，封魯國公；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。

乙亥，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。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，眾皆不平。壬午，北京言契丹寇嵐州。

辛卯，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。

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。

是歲，蜀主徙普王宗仁為衛王。雅王宗輅為幽王，褒王宗紀為趙王，榮王宗智為韓王，興王宗澤為宋王，彭王宗鼎為魯王，忠王宗平為薛王，資王宗特為莒王；宗輅、宗智、宗平皆罷軍使。

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同光三年（乙酉，公元九二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午朔，蜀大赦。

丙申，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，竟以用度不足而止。

契丹寇幽州。

庚子，帝發洛陽；庚戌，至興唐。

詔平盧節度使苻習治酸棗遙堤以御決河。

初，李嗣源北征，過興唐，東京庫有供御細鎧，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，憲以軍興，不暇奏而給之；帝怒曰：「憲不奉詔，擅以吾鎧給嗣源，何意也！」罰憲俸一月，令自往軍中取之。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，欲辟球場，憲曰：「此以行宮闕廷為球場，前年陛下即位於此。其壇不可毀，請辟球場於宮西。」數日，未成，帝命毀即位壇。憲謂郭崇韜曰：「此壇，主上所以禮上帝，始受命之地也，若之何毀之！」崇韜從容言於帝，帝立命兩虞候毀之。憲私於崇韜曰：「忘天背本，不祥莫大焉。」

二月，甲戌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為盧龍節度使。

丙子，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。

上以契丹為憂，與郭崇韜謀，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，李紹斌位望素輕，欲徙李嗣源鎮真定，為紹斌聲援，崇韜深以為便。時崇韜領真定，上欲徙崇韜鎮汴州，崇韜辭曰：「臣內典樞機，外預大政，富貴極矣，何必更領藩方？且群臣或從陛下歲久，身經百戰，所得不過一州。臣無汗馬之勞，徒以侍從左右，時贊聖謨，致位至此，常不自安；今因委任勳賢，使臣得解旄節，乃大願也。且汴州關東衝要，地富人繁，臣既不至治所，徒令他人攝職，何異空城！非所以固國基也。」上曰：「深知卿忠盡，然卿為朕畫策，襲取汶陽，保固河津，既而自此路乘虛直趨大梁，成朕帝業，豈百戰之功可比乎！今朕貴為天子，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！」崇韜固辭不已，上乃許之。庚辰，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。漢主聞帝滅梁而懼，遣宮苑使何詞入貢，且覘中國強弱。甲申，詞至魏。及還，言帝驕淫無政，不足畏也。漢主大悅，自是不復通中國。帝性剛好勝，不欲權在臣下，入洛之後，信伶宦之讒，頗疏忌宿將。李嗣源家在太原，三月，丁酉，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，帝怒曰：「嗣源握兵權，居大鎮，軍政在吾，安得為其子奏請！」乃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，帥數百人戍石門鎮。嗣源憂恐，上章申理，久之方解。辛丑，嗣源乞至東京朝覲，不許。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，亦忌之，私謂人曰：「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，皇家子弟皆不及也。」密勸帝召之宿衛，罷其兵權，又勸帝除之，帝皆不從。

己酉，帝發興唐，自德勝濟河，歷楊村、戚城，觀昔時戰處，指示群臣以為樂。

洛陽宮殿宏邃，宦者欲上增廣嬪御，詐言宮中夜見鬼物。上欲使符咒者攘之，宦者曰：「臣昔逮事咸通、乾符天子，當是時，六宮貴賤不減萬人。今掖庭太半空虛，故鬼物游

之耳。」上乃命宦者王允平、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，遠至太原、幽、鎮，以充後庭，不啻三千人，不問所從來。上還自興唐，載以牛車，纍纍盈路。張憲奏：「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，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。」其實皆入宮矣。

庚辰，帝至洛陽；辛酉，詔復以洛陽為東都，興唐府為鄴都。

夏，四月，癸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
初，五台僧誠惠以妖妄惑人，自言能降伏天龍，命風召雨；帝尊信之，親帥后妃及皇弟、皇子拜之，誠惠安坐不起，群臣莫敢不拜，獨郭崇韜不拜。時大旱，帝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，使祈雨，士民朝夕瞻仰，數旬不雨。或謂誠惠：「官以師祈雨無驗，將焚之。」誠惠逃去，慚懼而卒。

庚寅，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趙光胤卒。

太后自與太妃別，常忽忽不樂，雖娛玩盈前，未嘗解顏；太妃既別太后，亦邑邑成疾。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，聞疾稍加，輒不食，又謂帝曰：「吾與太妃恩如兄弟，欲自往省之。」帝以天暑道遠，苦諫，久之乃止，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。五月，丁酉，北都奏太妃薨。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，帝寬譬不離左右。太后自是得疾，又欲自往會太妃葬，帝力諫而止。

閩王審知寢疾，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。

自春夏大旱，六月，壬申，始雨。

帝苦溽暑，於禁中擇高涼之所，皆不稱旨。宦者因言：「臣見長安全盛時，大明、興慶宮樓觀以百數。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，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捨耳。」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。宦者曰：「郭崇韜常不伸眉，為孔謙論用度不足，恐陛下雖欲營繕，終不可得。」帝曰：「吾自用內府錢，無關經費。」然猶慮崇韜諫，遣中使語之曰：「今歲盛暑異常，朕昔在河上，與梁人相拒，行營卑濕，被甲乘馬，親當矢石，猶無此暑。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，奈何？」對曰：「陛下昔在河上，勍敵未滅，深念仇恥，雖有盛暑，不介聖懷。今外患已除，海內賓服，故雖珍台閒館猶覺郁蒸也。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，則暑氣自消矣。」帝默然。宦者曰：「崇韜之第，無異皇居，宜其

不知至尊之熱也。」帝卒命允平營樓，日役萬人，所費巨萬。崇韜諫曰：「今兩河水旱，軍食不充，願且息役，以俟豐年。」帝不聽。

帝將伐蜀，辛卯，詔天下括市戰馬。

吳鎮海節度判官、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，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，遺之醫藥金帛，相屬於道。彥謙臨終，密留中遺徐溫，請以所生子為嗣。

太后疾甚。秋，七月，甲午，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，表求入朝省太后，帝不許。壬寅，太后殂。帝毀過甚，五日方食。

八月，癸未，杖殺河南令羅貫。初，貫為禮部員外郎，性強直，為郭崇韜所知，用為河南令。為政不避權豪，伶宦請托，書積几案，一不報，皆以示崇韜，崇韜奏之，由是伶宦切齒。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伉，惡之，遣婢訴於皇后，後與伶宦共毀之，帝含怒未發。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，道路泥濘，橋多壞。帝問主者為誰，宦官對屬河南。帝怒，下貫獄；獄吏榜掠，體無完膚，明日，傳詔殺之。崇韜諫曰：「貫坐橋道不修，法不至死。」帝怒曰：「太后靈駕將發，天子朝夕往來，橋道不修，卿言無罪，是黨也！」崇韜曰：「陛下以萬乘之尊，怒一縣令，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，臣之罪也。」帝曰：「既公所愛，任公裁之。」拂衣起入宮，崇韜隨之，論奏不已；帝自閽殿門，崇韜不得入。貫竟死，暴屍府門，遠近冤之。

丁亥，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、金印，紅袍御衣。

九月，蜀主與太后、太妃游青城山，歷丈人觀、上清宮，遂至彭州陽平化、漢州三學山而還。

乙未，立皇子繼岌為魏王。

丁酉，帝與宰相議伐蜀，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，紹宏薦「紹欽有蓋世奇才，雖孫、吳不如，可以大任。」郭崇韜曰：「段凝亡國之將，奸諂絕倫，不可信也。」眾舉李嗣源，崇韜曰：「契丹方熾，總管不可離河朔。魏王地當儲副，未立殊功，請依故事，以為伐蜀都統，成其威名。」帝曰：「兒幼，豈能獨往，當求其副。」既而曰：「無以易卿。」庚子，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，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

等使，軍事悉以委之。又以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，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，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，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，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，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，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，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，將兵六萬伐蜀，仍詔季興自取夔、忠、萬三州為巡屬。都統置中軍，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，高品李廷安、呂知柔充魏王府通謁。辛丑，以工部尚書任圜、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。

自六月甲午雨，罕見日星，江河百川皆溢，凡七十五日乃霽。

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，將行，言於上曰：「孟知祥信厚有謀，若得西川而求帥，無逾此人者。」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，可為相，戊申，大軍西行。

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。承休到官，即毀府署，作行宮，大興力役，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，圖形遺韓昭，使言於蜀主；又獻花木圖，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。蜀主將如秦州，群臣諫者甚眾，皆不聽；王宗弼上表諫，蜀主投其表於地；太后涕泣不食，止之，亦不能得。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，其略曰：「先帝艱難創業，欲傳之萬世。陛下少長富貴，荒色惑酒。秦州人雜羌、胡，地多瘴癘，萬眾困於奔馳，郡縣罷於供億。鳳翔久為仇讎，必生釁隙；唐國方通歡好，恐懷疑貳。先皇未嘗無故盤遊，陛下率意頻離宮闕。秦皇東狩，鑾駕不還；煬帝南巡，龍舟不返。蜀都強盛，雄視鄰邦，邊亭無烽火之虞，境內有腹心之疾，百姓失業，盜賊公行。昔李勢屈於桓溫，劉禪降於鄧艾，山河險固，不足憑恃。」韓昭謂禹卿曰：「吾收汝表，俟主上西歸，當使獄吏字字問汝！」王承休妻嚴氏美，蜀主私焉，故銳意欲行。

冬，十月，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、步兵萬人為前鋒，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，稱疾乞留。李愚厲聲曰：「陳乂見利則進，懼難則止。今大軍涉險，人心易搖，宜斬以徇！」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。乂，薊州人也。

癸亥，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，甲子，至漢州。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，蜀主以為群臣同謀沮己，猶不信，大言曰：「吾方欲耀武。」遂東行。在道與群臣賦詩，殊不為意。

丁丑，李紹琛攻蜀威武城，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；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，亦降。

景思，秦州人也。得城中糧二十萬斛。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，因倍道趣鳳州，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。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，不能充，人情憂恐。郭崇韜入散關，指其山曰：「吾輩進無成功，不復得還此矣。當盡力一決。今饋運將竭，宜先取鳳州，因其糧。」諸將皆言蜀地險固，未可長驅，宜按兵觀釁。崇韜以問李愚，愚曰：「蜀人苦其主荒淫，莫為之用。宜乘其人情崩離，風驅霆擊，彼皆破膽，雖有險阻，誰與守之！兵勢不可緩也。」是日李紹琛告秉，崇韜喜，謂李愚曰：「公料敵如此，吾復何憂！」乃倍道而進。戊寅，王承捷以鳳、興、文、扶四州印節迎降，得兵八千，糧四十萬斛。崇韜曰：「平蜀必矣！」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。己卯，蜀主至利州，威武敗卒奔還，始信唐兵之來。王宗弼、宋光嗣言於蜀主曰：「東川、山南兵力尚完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，唐人安敢懸兵深入！」從之。庚辰，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、王宗儼、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，將兵三萬逆戰。從駕兵自綿、漢至深渡，千里相屬，皆怨憤，曰：「龍武軍糧賜倍於它軍，它軍安能禦敵！」李紹琛等過長舉，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，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，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。辛巳，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，紹琛等克興州，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。乙酉，成州刺史王承樸棄城走。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於三泉，蜀兵大敗，斬首五千級，餘眾潰走。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，由是軍食優足。

戊子，葬貞簡太后於坤陵。

蜀主聞王宗勳等敗，自利州倍道西走，斷桔柏津浮梁；使中書令、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，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。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。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，「請唐兵不入境，當舉巡屬內附；苟不如約，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。」崇韜復書撫納之。己丑，魏王繼岌至興州，光葆以梓、綿、劍、龍、普五州，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、蓬、壁三州，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、開、通、渠、麟五州，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，皆降。承肇，宗侃之子也。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。

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，重霸曰：「擊之不勝，則大事去矣。蜀中精兵十萬，天下險固，唐兵雖勇，安能直度劍門邪！然公受國恩，聞難不可不赴，願與公俱西。」承休素親信之，以為然。重霸請賂羌人買文、扶州路以歸；承休從之，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。將行，州人餞於城外。承休上道，重霸拜於馬前曰：「國家竭力以得秦、隴，若從開府還朝，誰當守之！開府行矣，重霸請為公留守。」承休業已上道，無如之何，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、扶而南。其地皆不毛，羌人抄之，且戰且行，士卒凍餒，比至茂州，餘眾二千而已。重霸遂以秦、隴來降。

高季興常欲取三峽，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，不敢進。至是，乘唐兵勢，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，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。張武以鐵鎖斷江路，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。會風大起，舟絓於鎖，不能進退，矢石交下，壞其戰艦，季興輕舟遁去。既而聞北路陷敗，以夔、忠、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。郭崇韜遺王宗弼等書，為陳利害；李紹琛未至利州，宗弼棄城引兵西歸。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，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：「宋光嗣令我殺爾曹。」因相持而泣，遂合謀送款於唐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